



黄土路 著

谁都不出声

草垛还在记忆里，而躲在草垛里向外张望的孩子们却
像鸟儿被风吹散了……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黄土路 著

谁都不出声

草垛还在记忆里，而躲在草垛里向外张望的孩子们却像鸟儿被风吹散了……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谁都不出声/黄土路著. —北京: 金城出版社, 2013. 11
ISBN 978-7-5155-0836-8

I. ①谁… II. ①黄…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232114号

Copyright © 2013 GOLD WALL PRESS, CHINA

本作品一切中文权利归**金城出版社**所有, 未经合法许可, 严禁任何方式使用。

谁都不出声

作 者 黄土路

责任编辑 雷燕青

开 本 720毫米×960毫米 1/32

印 张 7

字 数 120千字

版 次 2014年1月第1版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

印 刷 北京振兴华印刷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5155-0836-8

定 价 45.00元

出版发行 **金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11区37号楼 邮编: 100013

发 行 部 (010) 84254364

编 辑 部 (010) 84250838

总 编 室 (010) 64228516

网 址 <http://www.jccb.com.cn>

电子邮箱 jinchengchuban@163.com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010) 64970501

目录

流年

父亲传	002
母亲，送你去土地的深处	032
祖父与齐秦	035
故乡的草味	041
谁都不出声	046
把手举过头顶	051
小学站在童年的地里	054
小人书它像鸟儿飞走了	059
想念菜地	064
我的赐福我的乡村——代摄影手记	068
雪落归途	079
母亲·母校	085

烟火

“三马”入城市	090
踢毽子的女孩	094

城北地带	097
在河堤上奔跑	102
后现代车夫	107
河岸人家	111
想起远离广告的人们	115
偷书的女孩想回家	118
家乡来的人	121

地方

去南丹的理由	127
山那边的凤山	130
乐业天坑记	137
山里花开	144
从一片枫叶上回家	149

与庞白扯散文(代后记)	159
-------------	-----

流年

父亲传

父亲就是我的乡下；

父亲就是我的老家。

——题记

站在树上的父亲

火车一直北上，我的心却越过平原起伏的小叶杨，一路往南。

好几个月了，我给父亲打电话，说我很快回老家去了，要待上好些天。不知道父亲听到这个消息是怎么想的，我已经好久未见他了。春天的时候，我随一个电影剧组去老家寻找景点。湖岸的草刚绿，眼前碧波荡漾。站在老家的湖边，我指着远处的一个山谷说，从这里往上，三公里，就到我家了。我给父亲打电话，说忙完手里的事情，我就回去。父亲对这个从天而降的消息似乎有些不知所措，他紧张地问我，在家里待多少天？我说，就一会儿，不过，我很快就会再回来的，到时会待上好长时间。父亲便满心欢喜地期待着。

那一次，我只在家里待了十多分钟，来不及陪父亲聊一会天，没有坐下来跟父亲吃一餐饭，甚至话也没多说上几句，就匆匆地离开了。我低着头走出家门，走下门前的小斜坡，穿过村边的果林，直到跨上朋友的车子，我都没有勇气回头。父亲一直跟在我的身后，我害怕看见他失望的眼神。

从三月到八月，我一直期待着把手里的活忙完，然后回乡下去。不知为什么，今年我特别想回乡下，在那里好好地待着。我有很多年不干农活了。耕田，耘地，耨草，割稻谷，收玉米，或者到后山捡些枯柴，这些少年时的苦活累活，现在都生疏了。我不知道当我再次置身玉米地里，是否还能承受得了玉米地里的闷热，淌不尽的汗水，还有玉米叶划在手臂上的辣、疼、痒。我是否还能回到收割后的稻草垛上，像儿时那样，翻一个跟头，带着满身的稻秸回家。

后山是一片莽莽森林，一年四季总有不同的野果。我最喜欢的是无花果。无花果的果期长，春节刚过，树干上就挂起一串青果了，绿嘟嘟的。但直至七八月份，无花果才会慢慢变红。当它红得深沉，红得闪亮的时候，随手摘下一颗，小心地掰开它松软的外皮，白色的浆汁就会先渗出来，里面柔嫩的果肉和甜蜜的果浆，会在你的舌上留下甘甜的回味。如今想来，那记忆竟有些遥远了。

森林的边缘和长长的茅草坡，处处可见疯长的野番石榴树。每年八月，野番石榴熟了，香气随风飘荡，整个山谷弥漫着它淡淡的清香。孩子们每天都会去摘一些来吃，剩下的却没有人想到拿到集市上卖。于是，野番石榴熟透了，就会掉在地上，然后腐烂。而腐烂的地方，就会有新的野番石榴树长出来，恣意横生，密密麻麻。

还有野草莓。它的美味，却是跟一个伤心的故事连在一起的。二十多年前的一个傍晚，我摘了野草莓回来，吃过晚饭，背起书包去三公里外的初中上学。我才到学校，村里的两个大哥就随后赶来，把我叫了回去。母亲就是在那个黄昏心脏病发作去世的。村里的赤脚医生黎伯伯说，心脏病发作，如果是向后倒，还是有救的，向前倒，压着心脏，就很难救活过来了。母亲的心脏病总共发作了两次。第一次，她坐在凳子上，突然一阵心脏绞痛，片刻就向后倒去了。第二次，母亲抱着才一岁多的小妹，身子向前倾倒，就再也没有醒来。即使我在村道上疯狂地奔跑，也来不及让她看我最后一眼。

那个黄昏是我最后一次吃乡村野地里的野草莓了吧？此后整整二十年，我几乎没有在六月回过老家了。每年春节回去，地里的庄稼已收割干净，山上的草木萧索一片，乡土之上的天空总是灰蒙蒙的。我不喜欢冬天，冬天里的故乡总是布满了愁云，就像父亲的脸，我很少在上面看

到灿烂的笑容。即便是现在生活好了，在他的脸上，我看到的仍然只是历尽沧桑后的平和。

无花果、野番石榴、野草莓的美味，还有扬穗时的稻香，就是我心目中故乡的味道。

当我渐渐明白这个浅显的道理的时候，我已在城里生活好多年了。我没告诉父亲，我想回家，就是因为好多年没吃到家里的枇杷、黄皮果，还有山里的无花果、野草莓了。我想回家，就是想站在晴天下的故乡，看着夏天的草木静静地生长。或者，坐在他的面前，看着他咕噜咕噜地抽着水烟筒，然后抬起头来，回答我无聊奇怪的问题。

但手里的活哪时会忙完呢？编完手中的杂志，邮箱里还有着看不完的稿；一本写了近二十年的诗集，在出版社和印刷厂之间往返穿梭；一个最终不知能不能拍摄的电影正在写作中；还有职称，有些表永远也填不清；房子也终于买下来了，装修又花了几个月。我跟父亲说，等房子装修好了，你过来小住一阵吧。我知道父亲并不喜欢城市，乡下有他太多割舍不了的东西，但我还是希望他来城里待上一阵。至少，他的孙子渐渐懂事了，儿孙绕膝的欢乐他却很少享受到。

然而手头的活真的快忙完了，最新一期杂志印了出来；房子终于可以入住；再去一个遥远的地方开一个会，

回来就可以回家了。我买了火车票，突然想起给父亲打一个电话。电话通了，手机里传来父亲接电话时习惯的一声长长的“喂”。我这边人声嘈杂，父亲那边却显得很安静。我说，爸，你现在在哪里？父亲说，我在树上。我吓了一跳。父亲说，今年的黄皮果熟咯，我正在树上摘黄皮果呢，今年的黄皮果，收成不错……父亲还说什么，我没听清楚，车站吵吵嚷嚷的声音把他的声音吞没了。我的眼前却清晰地出现他站在树枝上，拿着手机给我打电话的情景。家里的黄皮树都是些老树了，据说是爷爷那一辈人种下的。小时候，黄皮果成熟的日子，我和弟弟喜欢爬到树上去摘果。树枝纵横交错，我们会从这棵树爬到另一棵，或者干脆向树顶前进，爬到不能再往上爬了，就站到那里。风吹过来，树枝和人都在摇摆，那种感觉就像一种惊险的表演。而我们的少年，就是在那种不断的冒险中成长起来的。我、弟弟、妹妹，如今都长大了，都走出了乡村，只留下我们的父亲，站在我们曾站过的那棵树上。此时，他仿佛在我的眼前，在风中，摇晃起来。

我的乡村，也在我的视野里摇晃起来。

他的心里有一头豹子

然而，又两个月过去了，我还是没有回成老家。

十月的一天晚上，我和朋友在内蒙古一个名叫赤峰

的城市里唱卡拉 OK。喝了酒，我头有些晕，就拉了个帽子盖在脸上，躺在椅子上装睡觉。音乐的声音震耳欲聋，我竟感觉身体变得轻盈了。我的目光仿佛穿过草原，穿过平原的树，穿过云贵高原上高悬的云朵，看见远在桂西北的我的小村庄，我童年时的老家。土制的榨糖机被老牛拉着，发出巨大的转动声，甘蔗汁从榨糖机咕嘟咕嘟地流出来，顺着竹子做成的水槽，流到一排大铁锅里。火已熊熊地烧起来，铁锅上竹篾编成的蒸笼早已冒着蜂窝状的泡泡，空气中弥漫着蔗糖的香气。闻到这香味，在草坡上玩打仗游戏的孩子们立即放下手中的“枪”，凑到蒸笼前，伸着脏兮兮的脸。再过一会儿，甘蔗汁变得越来越浓稠，颜色也会越来越深沉，他们就可以用甘蔗皮做成的勺子，一勺一勺地接着糖水，送到脏兮兮的嘴里了。

我甚至还看见了自己的出生，听到自己的第一声啼哭。我还看到老屋的布帘被掀开，一个老女人探出头来，对紧张不安的父亲说，是个小子。父亲脸上的笑容就绽开了。

父亲那时是二十八岁吧？穿着一件白布衣，站在那里手足无措，脸上挂着一位年轻男人刚做父亲时的不安。我也是在二十八岁的那年做父亲的。记得当时我坐在床上，把儿子放在我的大腿上抱着。他才如我大腿般长，小脸粉嘟嘟的。看着他，我感觉生活突然变得有意思起来。那是一种新的开始，生命在那一刻起变得有意义了。

我不知父亲是不是有同样的感受。三十六年前，他不会像我一样，把儿子抱在怀里，轻轻地摇晃着，让他感觉一种颠簸的刺激？长大后，看到父亲一见村里的孩子，就会凑上前去，捏一把，逗一把，咯吱一把，使尽各种手段，把孩子逗得咯咯直笑。我心里就有了个疑问：父亲是不是也曾这样捏过我，逗过我，让我咯咯地笑个不停？

记忆中，父亲是一个性格暴烈的人。我和弟弟妹妹们让他稍感不顺，父亲就会暴跳起来，等待我们的就是鞭子的抽打。我想，父亲的心里一定养着一只豹子，当它发作的时候，它就在里面冲突着，奔跑着，让父亲变得无法自制，也变成了一只猛兽，横扫着家里本来就很少有的欢乐，让家笼罩在持久的阴云之下。

那时，我其实是村庄里最乖最听话的孩子。走在狭窄的村道上，看见大人，我会主动让到一边，打个招呼；碰上挑担的老人，我会迎上前去，抢过他们肩上的担子；回到家，我就会搬一张小椅子和一张小凳子，坐在门外的亮光处，安安静静地做作业。

后来，我的性格却变得倔强起来，因为父亲的鞭子。

鞭子是随手就可以从柴堆里捡起的树枝，当它挥起来时，我不由得开始抽着冷气，或者打一个激灵，心里充满了恐惧。鞭子落在我的屁股上，我整个人往下沉，眼睛蓄满了泪水，心里充满了委屈。后来被打多了，我的感觉

变得麻木了，我开始咬紧了牙关，把目光冷冷地盯住地上某处，任由父亲鞭打。有时我还把愤怒的目光投向他，这是一种挑衅和反抗，其结果是父亲变得愈加不理智了，他的喉咙里发出咕咕的声音，鞭子飞快地在我的屁股上起落，我的屁股上开始出现一道道鞭印。还有一次，他竟把猎枪的引火器打开，枪口指着我的脑袋，狂暴地吼着：我打死你！一位父亲，竟要亲手打死自己的儿子。这在我的心里留下的创痕，一辈子都难以愈合，甚至，它抵消了父亲对我的种种好处。

父亲打累了，会坐到火灶前，咕噜咕噜地抽着水烟筒。我依然不敢动弹，只是一动不动地站着，目光冷冷地投在某处：门框，地上的一截木头，椅子的边角，透过竹篾编成的墙缝的光亮。但也冷静多了。父亲终于抽够烟了，他扛起猎枪或者锄头，上山或者下地，我才敢一点点地活动自己的手脚。我一点点地往门口挪动，然后趁家里人不注意，飞快地蹿出门去。出了家门，我就自由了。我开始像一个孤儿那样在村里游荡，然后找一个父亲找不到的角落，躲了起来。我想从此我不再回家了，也不会再吃饭。就让我死去吧，我在心里说，我死去，他不一定会心疼，但到那时他至少知错了。

有一次，我竟躲到家里的一棵大黄皮果树上去。黄皮果树是我曾祖父栽下的，差不多有两个人合抱那么粗，

树叶浓密，坐在树杈上抱着树干，只要不出声，谁也发现不了。我悲伤的目光穿过树叶的隙缝，越过前边人家的瓦房和屋脊，看着自己的家门口。母亲从门中进进出出，呼唤着我的名字。母亲一定是急坏了，焦急的声音在村庄里回荡。但我还是咬住嘴唇，屏住呼吸，不让自己发出一点声音。我的脸上一定有泪，但我知道我不能回去，因为这是我与父亲的一场战争，我不能先败下阵来。母亲要担心，就让她担心去吧，我的心肠竟硬了起来。那时候，我体会不到一位母亲担忧的心情。

我就坐在树杈上，两天一夜。母亲找不到我，开始跟父亲骂起架来。父亲一定也觉得理亏了，他的脾气好像突然收敛起来，嘟嘟囔囔地应对着母亲，但他断然是不会跟着母亲一起去找我的。

三十年后我回到老家，母亲去世二十年了，她的坟上已是芳草萋萋。有一天，我跟村里的一位老人聊天，她突然问起我小时候的事情。她说，小时候，你父亲打你后，你躲到树上去，这事情你还记得不？我说，记得！她说，你母亲过树下不知多少次，一声一声地喊你，你就是不应，你们黄家的人啊，脾气都有点韧。“韧”，是我们壮话方言，意思是“拧”。我无言，突然感觉时间在我的眼前汹涌起来，三十年的时光转眼就过去了，我被母亲孤零零地丢在人间，丢在时间的河岸上。如今，站在村里这位老人面前

的这个人，已不是当年黄皮果树上的那个孩子了。

后来，经这位老人点拨，母亲才在树上找到我。老人说，你们家的孩子爱爬树，他爬树，一般也是爱爬自己家的果树，你去看看。

母亲找到我时，我已在树上睡着了。蚂蚁在我身上乱爬，蚊子叮在我裸露的皮肤上，甚至还有不知名的小虫，给我叮出了包，但我浑然不觉。我是怎样从树上下来的？母亲是不是把我紧紧地抱在怀里？我已记不清了。也许，当我一从树上下来，我的少年就这样过早地结束了。时间带走了母亲，带走了记忆，带走了一切。

弟弟也长大了，一个蹿到一米七几，一个蹿到一米八几。父亲再也不能把他们吊起来打了。放假回家，父亲跟我们说某件事情，有时竟遭到我们三兄弟的联合反对，这让他感到愤怒和无奈。他的目光只好又转向小妹。小妹坐在火塘边，勾着头，不说话。她比我小十五岁，是最后一个长大的，还被抱在怀里喂奶的时候，母亲就去世了。母亲没有留下一张照片，她的容貌对小妹来说永远是一个谜。

在一个缺少母爱的环境里生长，小妹总是郁郁寡欢，多愁善感。她总是躲在一个不被人注意的角落。开学了，交完三个哥哥的学费，小妹的学费总是一拖再拖，从小，她总是不断地面临着辍学，有谁感受到她内心里的无助

和绝望呢？我们一个个目光向前，总希望着脱离苦海。我先大学毕业，开始工作了，然后返过来送大弟上中专。大弟也毕业了，我们一起送小弟上高中，送小妹上初中。小弟高考没考上，补习，最后到部队当了一名特种侦察兵，退伍后，竟奇迹般地找到了工作。这个过程几乎过了整整十多年。

前几年，小妹也高中毕业了。她高考也没考上，又复读了一年。正当我和两个弟弟规划着她的前程的时候，她竟把父亲惹怒了。据父亲说，她把家里新装的电话，打了八百多元的话费。八百，在父亲心目中是一笔多大的数啊，1989年，为了我和弟妹的学费，父亲去银行贷了八百多元钱，结果十多年都没有还上。直到我工作好多年，两个弟弟都工作了，这笔钱才还上。记得我去还那笔钱时，连本带利，已经变成两千元了。

记忆中，小妹是我们家最可怜的孩子。几个男人，父亲和哥哥们，是不知道如何去关心她的，我们对她头发里长出的虱子感到手足无措。我理解小妹，一定是什么人突然给她家庭以外的关心，让她迷上了打电话。但小妹也被八百元的话单弄傻了，看到了父亲眼中的怒火，她飞快地躲进自己的房里，把门从里边紧紧地关上。父亲把门拍得砰砰响，把门踹得不断晃动，妹妹就是不把门打开。她知道把门打开，父亲会因为这八百元钱跟她拼命的。